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打破碗碗 花

刘成见
著



1247.57
1233

打破碗碗

刘成见
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破碗碗花/刘成见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0.2

ISBN 978 - 7 - 5306 - 5616 - 7

I. ①打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757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187 千字

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4000 册 定价: 28.00 元

打破碗碗花

这是被一株株小叶榕分隔开来的两栋别墅。在四围一片静谧柔美的环境中，就只相隔着十来步，我与她门对门鸡犬之声相闻，却谁也不知道谁家门后是个什么样子。这些天我时常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偎依在她身旁，两人早早晚晚都站在楼顶宽大的露台上，一动不动望着远方……

一天，她一手挽着少年，一手抬起抹着眼睛。少年侧过身，仰起脸看着她，仿佛说了句什么，然后把头埋进她的怀里，依稀发出嚤嚤的啜泣。女性和职业所赋予的敏感令我诧异不已：这么幽静雅致的地方，竟有一道让人怅然的风景！

第二天，我凑巧与她同时从门里走出来，不经意间目光相触，不觉点了点头，于是信步走到树篱边，一阵寒暄，听口音，我断定她是同乡巴山人。

她看上去二十出头，亭亭玉立着花季的轻盈。然而，一对很黑很亮的眼珠，就像是一首哀歌，被过多的泪水浸泡过。柔美、生动的面容，在她黯淡的脸上，像花朵幽幽地枯萎。我顿觉胸口被什么堵住似的，忍不

住问她与她待在露台上的少年是她什么人。

“亲人！”她毫不迟疑地回答，并告诉我，少年已离开这“丽湖园”，今天一大早她送他去了虎门码头，船到香港后飞台湾。

那少年是她什么亲人呢？我想问却说：“他还回这里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她的眼神里透着令人信服的坚定，“过些日子，学校就要放暑假了，我们就一起去巴山老家。”

既然那少年不久就会与她重逢，想到她和那少年悲郁哽咽的情景，肯定就是另有缘由了。

我告诉她，我是一名记者，在一家刊物“咬”笔头。“老乡嘛！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不妨一起聊聊……”

“聊聊？”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真要只是什么为难的事儿就好了！那样，我就有机会去弥补了。然而……唉，一切的一切都已经远去了！”停了停，她又说，“说出来又有何用呢？”

她说得很认真、很郑重，却又很无奈。我略一愣怔，想了想说：“什么时候在一起坐坐喝喝茶好吗？”

“还这样客气地讲话？”她说，“彼此门对门的，又都是同乡，少不了往后多走动呢。”

连着好几天，我见她仍旧站在露台上痴痴地望着远方，在雨天的时候，一头墨玉般的青丝被点点滴滴的雨滴打湿，身影也一动不动……这种奇怪的景象无言地笼罩在我心头，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。

一天午饭后，她没有在露台上出现。空空荡荡的露台，好像让我的心一下子也空空荡荡的。她在干什么？那无奈而又郑重的话语和哀怨的眼神在我心里泛起各种各样的猜想，出于对一位陌生同乡的关注，我本能地跨出了门，穿过树篱，敲响了她的门。

过了好一阵，门开了。一张泪痕未擦净的脸上，闪着一双忧郁、凄

楚的眼睛；憔悴的两腮，落下寒冰冷雪似的一片落寞、苍凉。我愣了一瞬，告诉她我来看看老乡。她恍然大悟似的“啊”了一声，然后邀我进屋里坐坐。

在宽敞的客厅里，我刚刚坐下，就嗅到一股香味。我发现一侧的餐厅开着门，里面桌上好几只碗碟散发着袅袅热气，她还没有吃午饭。接过她送来的一杯茶水，放在茶几上，我站起身，故意耸了耸鼻子，说：“好香！我能看看老乡做的什么好吃的吗？”

她凄然一笑，说：“哎，家常便饭。”

走进餐厅，我一眼看见赏心悦目的几道川菜、一碟台湾热狗、一碟三杯鸡，禁不住深深吸了口诱人的气息，赞赏说：“哈！这么好几样菜——台湾的名特与家乡的佳肴都有了，看不出老乡有一双巧手呀！”

她像忘了她是这里的主人似的伫立不语，又仿佛迷醉于自己营造的清香扑鼻的氛围，看着饭菜直愣神。

桌两边各摆着一双筷子，一只碗，碗里盛满米饭。桌边放着一个记事本，摊开着，纸页上有好几行字。我凑近翻开的本子瞟了一眼，是一首诗：《爱你就是爱你》。我不禁有些惊讶。

“有客人要来？”我看着端放桌上的两碗饭、两双筷子和桌边的两把餐椅，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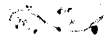
“客人？”她一下抬起双眼，“除了你这个客人还有谁？”

我不由得心中纳闷：既然没有别的客人，那为何多添一双筷子、多盛一碗饭呢？

见我发怔的样子，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表情，踌躇半晌才将呆滞的目光移开桌面，望着别处，用轻柔却很清晰的声音说：“这是我对另一个人的等待……”

我等着她讲下去，可她垂下眼帘，双唇紧闭。

突然的静寂让我的思绪变得敏锐起来，她每天都待在露台上几乎风雨无阻地望着远方，与眼前情意深切的等待，会不会是对往事——



不，是已经远去的某个人的痴痴眷恋啊？我发觉自己来得真不是时候——我打扰她了，打扰了她的思念。

“你吃饭吧。”少顷，我抱歉地说，“改天我再来看你。”

“唉！”她长长地叹口气，转过脸哽咽地说，“我……我哪有胃口吃呀！”

我不知说什么好。

花园里百花争艳、花香馥郁，柔风里夹杂着唧唧啾啾的鸟语。草坪上满眼青翠，她将目光移向远处绿树与豪宅错落环绕的湖面，风在草间吹动，湖面泛起无数涟漪，一如万顷记忆荡漾在烟水空濛里。凝神好一会儿，她才回过头来说：“你发觉我很不幸是吧？”

“我想你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心事。”我俩缓缓走着，我说，“有时候这只是人的心情不好，不妨把心放宽些。也许，我能帮你做些什么。”

她停住脚步，一脸怆然，满眼泪水。

我怔怔地站在飘散着花香的绿草地上。

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”我尽可能温柔地去安慰她，“逝者如水……”

“‘逝者如水’吗？”她看我一眼，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，没有他我怎会有今天啊！”

藏在她思念中的人是谁呢，能让她如此刻骨铭心？

她没说。她痴痴地望着远方，鼻翼急促地翕动着，胸脯大起大伏，似有万千话语要诉说。

“我好想再见到他啊——哪怕只是一瞬！”

一种强烈的渴望、一种郁结于心的企盼，顿时使她放声痛哭起来，宛如一只受伤的孤雁，望着苍穹，一声又一声悲鸣……

事情是从一个台湾男子——不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从找工作开始的。

几年前，我从家乡第一次来到广东，不久经老乡介绍，我进了一家台资企业。刚进这家工厂，我感到开心极了，厂区像花园一样，吃住都不用自己掏钱。谁知才做了半个多月，我心中就充满了懊丧与愤懑。

那是一家制衣厂，每天都得干满满当当12个小时，而且还没有一个休息日。上班下班打卡。干活的时候就像机器人一样，眼不眨，手不停，连去洗手间都要小跑，神经绷得紧紧的。下班回到宿舍，倒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一动也不想动，只想呼呼大睡。

这天晚上，我疲惫得眼皮一个劲儿打架，不知不觉便放慢了手里的活儿，不一会儿，流水线上的物料便堆在我面前。

“打工打起瞌睡来了？”

梦呓般的话语里弥漫着浓烈的酒气，让我突然一惊。不知啥时一张堆砌着过多脂肪的圆脸出现在我眼前。我吓了一跳，用力眨眨眼，赶紧做面前的活。

“要是打工的都像你……像你现在这样……”在所难免的斥责忽然变了腔调，终于让我松了口气。

“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”滚圆的脸贴近我，“新来的吧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酒气再次笼罩了我，我不得不把头扭向一边。我看见四周的姐妹全都憋紧了气看着圆脸和我，我不由一怔，半晌一声不吭。

“嗯，沉默是金呢！”那张滚圆的脸从另一个侧面转向我，一对圆鼓鼓的眼球不可一世似的定在眶中。“沉静的女孩我最欣赏！”他自鸣得意的神态像猫瞅着碗里的鱼。

回到宿舍,姐妹们告诉我,圆脸老板酗酒好色,他曾经说:“有姿色的女孩我会一个也不放过。”而老板娘比老板更厉害,面对老公轧姘头一点也不含糊,“针尖对麦芒”,更是“一个”都不饶恕。

我心头发憷,遇上这样的老板、老板娘,我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。由于过度疲惫,姐妹们的话我还来不及细想,倒在床上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,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人事主管通知我,我被解雇了。

为什么突然解雇我?难道仅仅因为一次不到一分钟的瞌睡?抑制不住满腹愤怒,我决定去找老板问个明白。才走到老板办公室门口,虚掩着的门却没掩住一个女人的叫嚷。隔着门缝,我看到骤雨般的咆哮溅落在那张滚圆的脸上:“人是我叫放的,咋啦?!她青春水嫩,讨你喜欢是不是?上班昏睡,你居然还给她脸上贴金是不是?你倒是想留她,留下做‘二奶’是不是?你说,是不是呀!”接着传出东西被砸碎的“砰砰”声。

无端地逞凶,没命地撒泼,令我愕然、激愤。面对这样的老板老板娘我还能讨得公道吗?在那个半老的女人眼里,女孩子年轻是祸水,漂亮是祸水,而来自那个男人充满肉欲的目光便证明了一切。我浑身战栗,转过身,疯了似的朝宿舍跑去,一路上泪水夺眶而出。

在宿舍,我收拾好行装正要离去,远处奔来老板的身影。

“马上就走?”他喘着粗气跨进屋来,抬起手在脸上用力抹了抹,想把上面的淋淋汗水和余怒一同抹去,岂料滚圆的脸立时抹了一层油似的,油光得像个贼亮的肉球。

“很想留下……留下你,新来的年轻人嘛。”他稳住了神,显出一副殷勤而又无可奈何的模样,期期艾艾地解释说,“哎!工厂也有工厂的难处,突然断了订单,人员暂时过剩……”

“你当我是猪头吧!”我喝住他,挎上行李径直朝屋外走去。

“别急、别急!”他抢步堵住我,说,“到了哪里都别忘了给我电话

哟！我会想办法帮助你。”

“帮助我？”我止住脚步，睨视着他那圆得不能再圆的脸，“你当你是谁呀？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他急切地问。

我忍无可忍，咬咬牙，狠狠甩给他一句话：“神经病！”

他吃惊地呆站着，像一截木桩。

离开制衣厂后，跟着众人匆匆的脚步我去了人才市场。常听说市场竞争就是人才竞争，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个人才，但相信上帝造人各有其用，有用的人哪里不需要？

人才市场人潮如涌，挂在一排排招聘摊位上的醒目而又眼花缭乱的招聘广告，像竖起的一面面招摇旗。我兴冲冲地填了一张《求职登记表》，然而却在一个又一个摊位前犹豫彷徨。原来那一张张招聘广告都是放大的“考卷”张挂在人前，上面写满了这样那样的求职必备条件，一个条件就是一道考题……摊位里看似亲切的一张张面孔，却叫人暗暗生畏。

我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在摊位里睁大眼睛注视着我。这个人我并不认识。我吓了一跳，不由得抬起头盯住他摊位上张挂着的招聘广告。还来不及看清其他的字，“要求精通英语”这几个字好像特意“恭候”我似的一下跃入眼里。“哼！”我在心里嗔道，这人一定看穿了我不懂英语，因而对我流连往返于个个招聘摊位诧异不已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没想到这个男子却两眼发光，定定地盯着我胸前，且倏地站起来向我打起手势。坐在高大男子身边的好几个招聘人员，也都一下子抬起眼注视着我。我顿时慌了，不懂英语的我无法应聘，难道还要让人再问个为什么吗？先前好不容易鼓起的几分勇气真怕再碰上让人傻眼心烦的事情，便三步并作两步疾疾地走开了。

离开人才市场后，我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似乎要吐尽心中的



郁闷,可我眼前净是那男子灼人的目光,那目光真叫人不可理喻。我在心里嘀咕着:莫名其妙!

没勇气也没心绪再迈进人才市场,为了生活,我开始在富饶的三角洲四处打零工:做家务、送报纸、张贴广告、帮人守摊叫卖。我如同一只落单的孤鸟,无依无靠地在珠江口各个角落流浪……

人在失望的时候,强烈渴望有一个能够抚慰心灵伤口的去处,树靠根、儿靠娘,想到亲人就想到温暖的怀抱,就不顾一切地想一头奔回家去。

几乎一夜未眠,第二天一早我来到火车站。

售票窗早没票售了。我惆怅了好一阵儿。

幽灵般游荡在广场的票贩子,悄然走到我面前,低声问:“要票吗?”

“有去巴山的吗?”我问。

“要卧铺还是硬座?”

“当然是硬座。”

“嘿嘿!小姐你算是问对人了,我正好还剩一张去巴山的硬座票呢……”

说话的人身材短小,个头儿蹿不起来似的把一腔精气神聚在嘴上。在珠三角我虽然漂泊了无尽的时日,但对人的认识仍然还很简单,不知道人的脸孔会变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我以高出票价50元的价格,在这个看似可信的票贩子手中买下了他的票。

我兴冲冲地来到进站口,检票时却被告知这是一张假票。我又气又急,连忙回到广场,看到刚才那个卖假票的贩子仍在人群中游荡,于是我走过去拦住他,要他退钱。这个刚刚还说“问对了人”的人,这时终于露出了隐藏在可信面孔背后的本相,他不但矢口否认刚才卖票给我,还说根本没见过我。我不甘心这样被骗,不由提高了嗓门儿,要他

跟我一块儿去车站值班室。

广场上到处是等车的人，见我与票贩子争吵一下子都围了过来。票贩子见围拢来不少看热闹的人，顿时气急败坏，大声吆喝了一声，忽然从人群里钻出来几个烂仔将我围住，齐声证明这人从来也没有卖过什么票，称他是好人蒙冤，嚷着非要我赔偿他的名誉损失费不可。几位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从人群后面走过，这群烂仔纠缠我的情景他们只扫了一眼，也许他们太忙，也许早已司空见惯。一位戴着袖标的广场管理人员走过来不问青红皂白，不顾我的再三申辩，借口维持广场秩序，叫烂仔们算了、算了——赔偿费少要一点；叫我也算了、算了——给点赔偿费得了，都不要在这里影响广场秩序。天啦，天下居然有如此维持秩序的浑蛋！这样的车站工作人员，如此的车站秩序维持者！他们是在光天化日下装糊涂呢，还是他们与票贩子们原本就是蛇鼠一窝？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抬起眼睛环视四周的人群。我相信围观者中一定有许多人亲眼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中一定有不乏浩然正气者站出来伸张公道。然而，这会儿所有的围观者都像看稀奇一样看着这场景，不搭一句话。面对咄咄逼人的烂仔，面对秩序维持者的“维持”，面对不明不白的看客，面对令人窒息的广场，万般无奈，我只得掏空了自己的钱夹。

人们像看完了一场戏似的逐渐散去，我已经是分文不名，只得取出手机拨打老乡的电话。

“嗯，让我们也听听！”一个烂仔趁机掳去了我的手机，慢条斯理道，“谁有闲心在这里同你白耗？你这破手机就权当哥们儿的跑路费吧！”

我浑身打颤，急赤白脸地朝正在散去的人们呼喊：“抢劫啦！”

散去的人们回过头来看看，但却加快了离去的步子，似乎不赶快点他们也会被抢劫一样。刚才还在这里的广场秩序维持者，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。

我气恨难咽,把手中的票顿时一撕两半撂在脚下,愤愤地呼叫着:
“再抢呀!”

“有性格!”烂仔们大声哄笑。

抢手机的烂仔扬起掳去的手机高叫:“有性格你就打电话找公安部长呀!”

烂仔们接着起哄:“公安部长忙着公安部的事呢,你算啥?不如干脆挡火车去吧!”

又一阵哄笑,几个烂仔与票贩子扬长而去。

这就是我渴望的珠江三角洲吗?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留给我的最后念想吗?我呆呆地站在广场中央,仿佛整个人掉进了冰窖,泪水泉涌般淌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,在附近打工的几位老乡闻讯后赶到了广场,他们对我的遭遇义愤填膺,而他们都跟我一样,工资收入微薄,无时无刻不囊中羞涩,因此又都为了能让我早早回乡焦虑万分。

就在大家掏尽钱夹还凑不够一张车票钱时,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提着一只背囊来到我们面前,十分关切地问:“听口音,小姐是四川人吧?”

几位老乡惊诧地看着他,不约而同地代我回答:“我们都是四川人!”

“好呀!我们都是老乡!”中年男子笑了笑,然后平静地看着我。

他的普通话标准极了,没有一丝半点川音方言。我在疑惑间忽然听到他深有感触地说,刚才发生的事儿,他在不远处看得清清楚楚,他说类似的遭遇他也有过,因此,即使他没有亲眼看到我被票贩子欺骗的事儿,他仍然相信我刚才的辩白是真实的,他说我是一位诚实而值得信赖的女孩子。

“你是诚信的。”这是一位陌生人对我刚才的遭遇所说的第一句信任的话。这句话,让我心头一震,原本沮丧至极的我,不由得抬起头来感激地望着他。

陌生人个子高挑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着清澈的光。从他那清

澈的目光里,我相信他所说的话都发自内心,他是真诚的。就在我沉思之际,他从身上取出一沓百元人民币,对我说:“这是一千元,如果小老乡不介意的话,你去买一张飞机票,那样回乡会更快一些。”

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,我和几位老乡都因为事发突然而用目光互相征询着。我想,一位陌生人凭什么给我钱?我难道能因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收取一位陌生人的馈赠吗?我略一思索,对他说:“先生的信任已经给了我莫大的慰藉,我怎能再收下先生你的钱呢?”

“为什么?”那双清澈的眼里显出几分迷茫,他说,“难道就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素不相识吗?”我点点头,告诉他,我会记住他这位陌生的好心人,他的心意我领了,可是他的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的。

好心的陌生男子略一沉吟,宽阔的前额皱了皱,一皱间,使人感到他有着艰辛的过去和清晰的思索。他的语气谦和亲切,又带着几分激动:“我知道,你们听口音并不相信我是你们的老乡。其实我是台湾人,但我的老家在四川,因此我也应该算是一个四川人。再说,无论是台湾人还是四川人,我们都是同时代人吧!”他说,对于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,一个人的不幸不应该只是某个人的不幸,还是同时代人的不幸,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尽心尽意地去关心他、帮助他。

“小老乡一定听过这句话——‘相逢何必曾相识’。”说着,他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,“相逢是缘,能在异乡帮助一位老乡何尝不是我的缘分。”

他放下背囊,拉起我的手,把钱压在我的手心,诚挚地说:“收下吧!虽然一千元分量很轻微,但它却轻微得实际,如果没有了实际的‘心意’,能帮你解决回家的问题吗?”

顿时,我感到眼眶发热,心扑通扑通地猛然跳动起来。不等我说出一句感激的话,他已提起背囊离开了我们。

对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大声地喊叫着:“先生,能留下你的地址吗——”

他听到了我的喊声,转过身来,留下“我在服务业,常在大陆”的话后微笑着对我挥起手,大声说:“小老乡,一路保重啊!”

说完,他又转过身去,一下子便融入到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流里。

我呆呆地望着那中年男子隐没的地方,想着连他的姓名都没来得及问问,甚至连一声“谢谢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,他就像突然出现时一样突然地消失了。我的心,被一种莫名的沉重和酸楚紧紧攫住。

“喂——”我望着中年男子远去的方向,大声地呼叫起来。我想,他会听见我的呼喊,会再一次回过头来。“喂——喂——”我一声又一声地呼叫着。

“‘喂’什么呀?人都已经走远了。”一位老乡提醒我。老乡感慨万分,说:“你是啥子命哟!才一会儿,灾星、福星全都被你碰上了。”

“这‘同时代人’究竟是何方财神呀?”几位老乡兴致很高地议论着,他们说世界上如果能多一些这样的“同时代人”,这世道会变得更好些。

“这年头哇,有钱人少了吗?其实,相逢相识也简单,但却是良知难得啊!”

我不觉掉下了眼泪。

还会见到他吗?我问自己,心中充满了惆怅。

“嗨!”老乡中有人对我嚷道,“发什么呆呀,赶紧买机票去吧!”

我望着匆匆的人流驻足不语。

我就这样回家去吗?多少人出门归家载着喜悦,载着辉煌,让外面的世界装点得很精彩。可我呢?要是没有今日的“幸遇”,我怎样回家啊?我暗暗地问自己,即使坐上飞机回去,有何颜面去直面自己的亲人和乡亲呢?

一种从未有过的菲薄感,让我感到血液也停止了流动。我不能就这样回去!我无法把我的遭遇讲给乡亲们听啊!好一阵,我把钱攥在手里,只觉心中好沉、好沉……

二

从火车站广场回去我告诫自己,既然决定留下来,无论今后的日子会遇到什么困难,我都要在珠江三角洲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。这以后,我先后去了好几个用人单位,结果都因不懂计算机、不会外语失去了机遇。然而,我不再气馁,不再胆怯,我相信,凭着年轻、勤劳与聪明好学和诚信待人,我一定能找到一份属于我的工作。我依然不停地在当天的报纸上查找招聘资讯,通过朋友四处打听招聘信息,经过一番不间断地努力寻找,后来总算发现了几个适合我的用人单位供我选择,几经比较后,我决定先去一家香港人开设的星级大酒店应聘服务员。

清晨,南国早早升起的太阳分外明亮,我的心里也早早地灿烂着阳光。

这之前我没有应聘过酒店服务员工作,不过凭着我自己的观察,我认为星级酒店服务员总不外乎为客人服务,讲究的是待人接物要热情真诚、彬彬有礼、大方得体,这种工作无疑特别适合年轻女性,因此,对于年轻漂亮的女性,用人单位自然是求之不得的。我虽然是个来自山区的女孩,几年来,珠江口的海风使我像南国的棕榈一样婀娜大方,像紫荆一样绚丽照人,像兰花一样幽静淡远,我对自己喜爱的工作有份特别的珍惜,以我这样的资质,虽然没有文凭,我想我是完全能够胜任服务员工作的。或许因为是要去星级酒店应聘,我一早就开始做着应聘前的准备。一番梳洗化妆,耗去了近一个小时,然后又用吹风机整理了发型,临出门,我对着镜子左顾右盼,再从头到脚挑剔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节。当我的目光移到镜中女孩的胸襟上时,我发现似乎少了

一点什么。是的，镜中女孩的脖颈间缺少了什么点缀，因此，那位镜中的女孩子看上去还透着几分淡雅气。如果不是去星级酒店应聘，这点淡雅气或许并没有什么不适，但毕竟星级酒店需要的是绚丽多姿、礼仪高尚的服务生，无论老板还是客人，他们自然是不会欣赏一位山村女孩平庸的样子的。平时，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修饰自己的女孩子，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感到一件装饰品对自己是多么重要了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我猛地想起放在箱底的那块玉坠儿，那是离家时奶奶给我的玉坠。

这是一只用缅甸玉镂雕的仁麒，绿莹莹的，铜钱般大。玲珑剔透的造型宛如天上的神物，非常威武的样子隐隐有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庄重。与玉佩相连相衬的，是126颗山野里才有的黑黝黝的碗碗花。颗颗碗碗花亮丽、纯净，像守护着神明的一队队神奇的小精灵，被红线穿成熠熠生辉的一圈，着实惹人疼爱，冥冥之中寄托着人对于苍茫大地的想象与希冀。

这只储满了灵气的仁麒陪伴了奶奶半个多世纪。

也正是这块玉佩，让我最终留在了珠三角。

我就要离家外出打工了，奶奶把我叫到她房里，从那只沉重的樟木箱底，取出个小木匣。奶奶小心翼翼地打开木匣，取出一束变得发黑的红布。她解开布束，从里面取出一块绿莹莹的玉佩，放在我的手里。奶奶说，你就要离家出走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拿着吧，玉通灵性，它会让你逢凶化吉、相遇贵人的。

就在我从奶奶手中接过玉佩的那刻，惊讶和喜悦令我禁不住缠着奶奶，想知道这块玉佩的来历。

“光知道不行啊！”没料想奶奶早就有心要告诉我，别看这只是一块小小的玉佩，在她眼里，可比一座金山更金贵。奶奶说，她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唯独这玉佩不能。她给我，是为了永不放弃，是为了让我找寻，